

功成挂冠去 觞咏漫成篇

明代琼山举人张子翼：

本刊特约撰稿 张意微

张子翼(1527—1587),字汝临,号事轩,琼山人。据本传记载,他“颖悟异常,研精六艺,渔猎百家”。明嘉靖年间乡试中亚元,授武昌县教谕,后升广西陆川知县。

张子翼作《漫稿》,海瑞、王弘海都曾为其撰序。海瑞称,其文脍炙人口,其人的不朽之处却并不在于这些翰墨文辞,而在于无论是为官理政还是卸任居家,都大有五柳之高风。当官,能做到清廉、谨慎、勤勉;居家,品德堪称世人典范,操守更是光明磊落。(见海瑞《张事轩摘稿·序》)



张子翼故里、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莲塘村的张氏宗祠。 特约记者 龙泉 摄

执教楚中称第一 功显陆川祀名宦

张氏入琼始祖自莆田涵头里(今福建莆田涵江)因宦落籍琼山薛村。祖上有隐逸之士张友莲迁居莲塘村,到张子翼这一辈已传了九代。家族内人才济济,“登荐书者五,历监胄者六,授邑博者三”(张子翼《祭塘记》),不少优秀的后生被举荐为官或入读国子监及县学。

张子翼自幼聪颖,博览群书,20岁便以第二名的成绩夺取乡试亚魁,和海瑞的侄子海鹏(右所人,苍梧知县,梧州府通判,升同知)同为嘉靖丙午科(1546年)举人。中举后,他被授武昌教谕,任上谢绝赠礼,扶危济贫,拿出俸禄帮助生活有困难的学生;还合理编排学习进度,按期考核学生的课业。他一方面注重身正垂范,立德树人;一方面推行科学施教,重视督导。他不仅得到了学生的敬重与爱戴,也被当地长官所认可,称得上是楚地教师中的第一人!((《本传》:“却赆济贫,立程课士,当道以为楚中广文第一。”))

因在楚地成绩斐然,张子翼于嘉靖四十年(1561年)被擢升为广西陆川知县。陆川虽处鄙远之地,但张子翼笃定此处钟灵毓秀,是他报效朝廷、建功立业的地方。正所谓:“粤南到此真形胜,如带关河拱帝京。”(张子翼《陆川六景》)在广西的四五年任期中,他勤勉为政,事功卓绝:“迁文庙以作人文,浚新河以开水利,造敌楼以御寇,建茶亭以济人。”((《本传》))

陆川自宋代起设学宫(府学、州学和县学统称为儒学。儒学和孔庙合称学宫),明代曾四易其址。张子翼到任后,见学宫地势低洼积水,墙垣又常损毁倾塌,一直筹划着将学宫迁建于高爽干燥的地方。然而,这个过程却颇为曲折、悲壮。

《广西通志》记载,张子翼有妻卜氏(《琼山县志》作“陈氏”),琼海人。当时张子翼被抽调到省城任考官,流寇趁机作乱攻城。“夫人率民兵拒守,援绝城陷,坠楼死。”据传,卜氏亲自率领哨兵布阵守城,然而贼多兵寡,援兵久不至。眼见着贼寇攻入县衙,卜氏登楼骂贼,而后跳楼自尽(《琼山县志》记:“咬贼手肉,贼怒,刃死。”)。陆川学宫也毁于这次兵灾。待张子翼返回任上,贼寇已经平定。后选址城北,复建学宫。嘉靖四十二年(1563年)学宫落成,张子翼作《祭陆川迁学告庙文》,希冀“诗礼自此彬彬,科第从今弈弈”。

妻子的罹难给张子翼及家人带来了延绵不绝的悲痛。在为岳父母写的祭文中(据琼州方志记载,张子翼有妻邢氏、陈氏、李氏,《代家父祭青山岳父文》《祭高塘岳母文》未具逝者名,可能是为陈氏而作),张子翼追忆平日里去探望中年丧女的岳父母时,岳母总免不了西向而泣,喃喃道:“我的女儿在哪啊?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?”卜氏葬于陆川万丈坡,当地人为她建的贞烈祠就在陆川学宫之右。清雍正三年,知县谢锡侯重修其墓,并作记旌表。乾隆二十年,知县石崇先“爱集各名人诗勒石贞珉,以志不磨”(石崇先《重修卜夫人墓记》)。后人有关诗记颂这位巾帼英雄:“赴省难邀县令归,守陴悉听夫人遣。黑云四合城欲倾,孤军力竭无援兵……一代朱颜事可哀,忠孚义感起风雷。蛾眉雄略有如此,肩膊腰犀真愧哉!”(商盘《卜夫人守城歌》)陆川,是张子翼的功成之地,也是他痛失爱妻的伤心之城。

任有史笔追循吏 已成啸咏山水间

宦游五年后,张子翼将父亲接到陆川奉养,得享天伦之乐。张父仁慈好施,和儿子说起广西天气湿热,在这样的气候下,每看到那些“裹于狱、役于官”的囚犯、苦役常口渴难耐,就于心不忍。于是,张子翼捐出自己的俸禄,置田给人耕种,使其供给每年的茶役。又在监房门口置了一口井、一座亭。这样,除了衙门的众差役,服刑的、服役的、沾了官司的,都可以在亭内饮茶,一解干渴。《张事轩摘稿》存《热水亭》诗:“列岫层悬戟,温泉决溜渠。山川潜异气,天地此洪炉。溥博心源阔,炎凉意味殊。沍寒堪煖浴,万里慰征途。”(溥博:周遍广远。沍寒:极为寒冷。)燠热中得饮粗茶一杯,是惠政,亦是仁道,或可慰藉山高水远的人生苦旅。

“长官置吏,本以为民。”(《赠赵三山荣奖序》)地方官吏要注重对政令刚柔宽缓的把握,这与民生福祉休戚相关:“夫吏治惟令于民最亲且重,亦最剧且艰。大抵长于操守者,才猷或疏,锐于精明者,浑厚则少。”(《送张古濠谢政荣归序》)张子翼称,自己平日吃食取自民脂民膏,设亭供茶只是给百姓的小恩小惠。假使自己为政有害于民,那设一百个茶水亭也无济于事;假使无害于民,提供茶水这种小事不过是细枝末节罢了!“亭乎亭乎,当不能掩尔百姓矣”(《茶水亭记》),不能因为一点政绩工程就忽视百姓的真正需求。

张子翼宦游所至,口碑载道。后因忤于时政而罢官,挂冠拂衣,归田教子。其子张绍初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,学业有成,后官至贵阳同知。张子翼以子赠承德郎,妻追赠安人。万历年间,张绍初卸任后迁居琼山南部的嘉乐湖村;康熙年间,第三代张震蕃于此地曾建陆川公祠,仰承祖望,兴教办学。可谓名副其实地踵事增华、长传家风了!

王弘海(1541—1617,定安进士,南京礼部尚书)与张子翼是姻亲,在为《张事轩摘稿》写的序言中称:“其于一切世味,泊如也。所谓慕经世而未究其施,希出世而不离乎其俗者,殆几也。”大意是说,张子翼归隐后甘于淡泊,像他这样无论在官还是居家都能泰然自若的人可不多啊!正如张子翼给友人的一篇序言中所说的:“达人大观,无施不可,隐显果有二哉?”(《送张古濠谢政荣归序》)。大意是:通达之人,没有什么不能干成的,出仕与退隐又有什么不同呢?

文如其人。王弘海这样评价张子翼的诗歌:登仕以前接丘濬文风,豪迈跌宕、超况不矜,有经世谋略;归田以后远承白玉蟾气度,澹雅优游,潇洒不忧,有出世之风。而张子翼的诗歌并不是蹈袭前人,而是能“随境寓情”,炼词、立意、音韵等都有独特的艺术魅力。(王弘海《张事轩摘稿序》:“其气昌,故其词雄;其思深,故其旨远;其识趣峻洁,故其音节清亮而和平。”)

张子翼退隐后除葛布野服、啸歌山川外,还与海瑞、王弘海等人常有诗简往来。隆庆二年(1568年)春月,王弘海北上进京,张子翼与他饯别于江亭。觞咏之间,有诗曰:“三秋物候惟双鲤,五柳吟身已二毛。”(《江亭饯别四首送太史王忠铭北上·其四》)。天地虽大,眼中惟见渔歌闲趣。他已过不惑之年,以追慕“五柳先生”陶渊明而悠然自适。王弘海到京后,和诗中有“中散知君疏懒甚,可能书札寄山涛”句(中散:王弘海自称),变相“吐槽”亲家最近没给他寄信。若不是真挚的厚谊深情,或许后人难见张子翼那些信笔而成却功力深厚的雄文漫稿了。■



莲塘村名副其实,村前的成片睡莲不但是美丽的田园风光,也是村民的一项收入来源。

特约记者 龙泉 摄